

谈毛传解说诗句（三）

萧 璋

三

上章谈了词组，现在再谈诗句。毛传解诗，先训字，后解句。训字而不解句，说明字释而句自明。字句兼释，说明两者都难懂。也有解句而不释字，则说明字易懂，句难明。还有两者都不解释，说明两者都无问题。这是毛传的通例。至于解句，也自有条例，大体分翻译、明意、推因三类。还有三类综合的，附于后。翻译是解决诗句字面所表现的意义问题；明意和推因是解决诗句体现在字面以外的意义问题。下面分别来谈。

（一）翻译

翻译，分直译与意译。

1、直译 分确定句型与补成句型。

（1）确定句型

《诗经》造句，简练齐整，语法结构有时不易显出，或虽显出而语序有变。毛传申述句义，往往把这类句子的词和词或分句和分句的关系以及句子语气确定出来，因而客观上暗示出语法结构，确定了句型。如：

《小雅·小宛》：“壹醉日富”。毛传：“醉日而富矣”。

这句话从形式上看，可以“醉日”连文，也可以“日富”连文。郑笺谓“一醉自谓日益富”，是以“日富”连文。但这句话

的“富”字，应当作“福”字讲^⑦，而用作谓词，是自谓受福祿之意。这样讲，就和下文“各敬尔仪，天命不又”（郑笺：“各敬慎威仪，天命所去，不复来也”）的转折意思相呼应。而“日益”两字，显得是赘文，没有意义。因此，毛传于“日”与“富”之间加一“而”字，则破坏其连文而显示出“醉日”的连文。这样的句型，可以理解经义的大意是“当壹醉的时候，就自认为受天百禄了”。

《大雅·公刘》：“京师之野”。毛传：“是京，乃大众所宜居之野也”。

孔疏：“此文连上文‘乃覲于京’，则此京还是上京也。师者，众也。故云是京，乃大众所宜居之野。以众必大，故言大众，非是京之训也”。毛传于“京”字后加一“乃”字，是惟恐读者把“京师”连文，解为“大众”，故孔疏申述“京”是“京”，“师”是“师”，传言“大众”非“京”之训，是“师”之训，“京”仍为“乃覲于京”之“京”。从语法上看，“京师之野”，经毛传解释，知道它不是“京师”作定语修饰“野”的一个词组，而是“京”作主语，“师之野”作表语的一个完整句子。句型定了，经义也顺了。

《邶风·日月》：“逝不相好”。毛传：“不及我以相好”。

毛传以“及”训“逝”，“逝不相好”而译为“不及我以相好”，这说明《诗》的语序与后代不同，毛传倒读诗句，是从后代语序。

《小雅·节南山》：“式夷式已，无小人殆”。毛传：“用平则已无以小人之言至于危殆也”。

毛传当作一句读^⑧。“已”为“自己”之“己”。“用平”指“用平正之人”。“式夷式已，无小人殆”和下两句“琐琐姻亚，则无臙仕”，是两个并列句，意思是“用平则已无小人殆，

（用平则）琐琐姻亚无臚仕”。“则无臚仕”的“则”实兼及“式夷”句。毛传解“式夷”句增一“则”字正是探这个“则”字而来。《诗》基本上是四字句，为了保持四字规格，往往破句法，就节奏。此句为了讲节奏，就把“己无小人殆”这句的主语“己”归上句，硬和“无小人殆”的谓语部份分开，正同《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把主语“玄鸟”属上句，谓语“降”属下句情况一样。毛传于“己”前加一“则”字，不但本诗句的句型明白了，整个四句的句型也清楚了。

《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传：“文王之德明明于下，故赫赫然著见于天”。

《大明》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毛传翻译这两句诗，中间加了一个“故”字，是配合序文。序传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文王之德无微不至地施于天下，所以能上感于天，因为上感于天，所以天复命武王”。毛传补这个“故”，不但确定了经文本身是因果句，同时也把序文两句的因果关系交代得更清楚了。

《小雅·白驹》：“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毛传：“尔公尔侯耶？何为逸乐无期以反也？”

从毛传于上句补“耶”，下句补“何为”来看，诗文本是反问句。《诗》为了整齐简洁，而歌唱时可用“句调”表达这种语气，所以虚词省去不用。毛传为了显明诗意，把它们补上。孔疏又根据毛传进一步译述说“尔岂是公也？尔岂是侯也？何为亦逸豫无期以反乎？”通过孔疏，诗意固然更为清楚，但关键是毛传对句型的确定。

《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毛传：“兴也。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

这两句乍看起来，很像并列复句，但毛传下句加了个“犹”字，就说明它们不是并列复句而是转折复句，所以孔疏说：“此

鸡虽逢风雨，不变其鸣”，就是申述其转折之意。毛传之所以认定为转折句，是受此诗序的启发。诗序说：“《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是说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度，“风雨”两句正是比喻这一点。如果不是转折句，就起不了比喻作用。毛传定了句型，不但对“风雨”本句加深了理解，更重要的是配合诗序，相得益彰，使兴意大显，从而帮助读者深入体会诗意。

（2）补成句型。

《诗经》还有言之过简，不成句型的，甚至把几句话凝成一句四言诗，字词关系很难看出。毛传本其师承，对此往往添字增词，补成句型。如：

《大雅·大明》：“天位殷适”。毛传：“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适也”。

“天位殷适”，看来是个“天位”与“殷适”合成的并列结构，但不成句。毛传既补了“紂”和“居”，又补了“而”，使我们知道“天位殷适”原来是以“紂”为主语，以“居天位而殷之正适”这个并列结构作复合谓语的一个句子。句型补成了，句意也就明白了。另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即毛传还补了一个“也”字。这个“也”字不是随便补的，是有作用的。我们可以把这句诗的上下文合起来说。上下文共六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挾四方”。毛传以“信”训“忱”，以“达”训“挾”。“明明”两句是指文王有德，天命归周。“天难”句是指“天命无常，天命难终”。“不易”三句是双重的转折复句，意思是说“不可改易的是王位”，可是“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适也”，而天竟然使他的教令不通达于四方，而被易其位。毛传的“紂居”句承上启下，是双重转折的关键，非常重要。毛传于此句补了个“也”字，加强了这句判断语气，就使双重转折之力都加强了，并从而也把“天命维忱”这句话证实得有力，以

烘托出厚美周之意。

《大雅·云汉》：“旱既太甚，蕴隆虫虫”。毛传：“蕴蕴而暑，隆隆而雷，虫虫而热”。

这句诗受四字成句的限制，不但整体压缩得不成句，乃至局部中也把“蕴蕴隆隆”压缩为“蕴隆”。毛传则补成三句话。毛传所补，固有师承，但亦可推理而得。第一步由“虫虫”而推知“蕴”实为“蕴蕴”，“隆”实为“隆隆”。第二步由“蕴蕴”、“隆隆”、“虫虫”可知与“暑”、“雷”、“热”分别有关。因为“蕴”是“蕴蓄”，诗指“闷(mēn)气”，“不透气”，的意思，所以由“蕴”可以连及到“暑”。“虫虫”《尔雅·释训》作“燠燠”训为“熏”。郭璞注：“旱热薰灸人”，是热气熏蒸之状，所以由“虫虫”可以连及到“热”，至于“隆隆”，本状雷声，连及到“雷”更自然。这两句是说天已经大旱了，闷(mēn)出来暑气，轰隆轰隆地干打雷，腾腾地冒热气。

“蕴隆虫虫”下面紧接着：“不殄粢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四句。“上下奠瘞”也是几句话的压缩。毛传补成“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礼，瘞其物”四句话。这也可以推理得知，正如孔疏所说：“以郊为祭天，即此上也。上既为天，与之对，故知是地也。奠谓置之于地，瘞谓埋之于土，礼与物皆谓为礼事神之物，”即礼物。而礼物二字，用互文方法分别作为“奠”与“瘞”的宾语。

《小雅·宾之初筵》：“翕舞笙鼓”。毛传：“秉翕而舞，与笙鼓相应”。

经文四字不相联贯，毛传补成两句话，然后诗意可见。“翕舞”补成“秉翕而舞”当本《邶风·简兮》“左手执翕，右手秉翟”为说。“与鼓相应”，则《小雅·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和《鲁颂·有骍》“鼓咽咽，醉言舞”可资启发。“与笙相应”，陈奂《诗毛氏传疏》本《仪礼·燕礼·记》说：“笙入三

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之言，认为舞亦必有笙和，为传作证。那么，毛传所补，也可以推理而得。

2、意译。

诗句基本清楚，毛传为了使经意更明确，对原句略加申述，此类译句，无须讨论。要讨论的是原文过简，诗意难赅，或省文以婉句，义赅而难显，译文往往就原句作了补充，或另组文句，使读者对诗意感到怡然理顺，了解无遗。

《小雅·宾之初筵》：“宾载手仇，室人入又”。毛传：“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偶宾也”。

用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两句来译诗句就够了，但毛传却前后增加了几句，既合乎射礼程序^④，又作到行文周密，条理清晰，使诗意大显。

《小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毛传：“厌厌，安也。夜饮，燕私也。宗子将有事，则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亲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经文只说：“不醉无归”，重在尽私恩，明宗子之义，正如传所说“不醉而出，是不亲也”。但传于此以外，还增说“醉而不出，是渫宗也”两句，则兼顾族人敬宗子之义，虽于诗属次要，但足以申补经义，一如《宾之初筵》所谓“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伐德”，兼及宾主之意。传文还提到宗子和族人，则更有助于对经义的了解。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毛传：“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将践刑，作此诗也”。

诗序说：“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序言“伤谗”，传承师说又补充了罪定践刑，两者结合，则经义大明。

《小雅·采芑》：“钲人伐鼓”。毛传：“伐，击也。钲以静之，鼓以动之”。

传文说明经文是互文见义，即如孔疏所说：“钲人击钲（似铃无舌）以静之，鼓人伐鼓以动之”。“静”“动”是指练习作战时士兵进退，皆闻鼓动，闻钲止。如无毛传之演绎，很容易误会成拿钲的人打鼓，诗义就完全讲不通了。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

毛传补充了商的始祖契降生的具体情况，还申说契降生在玄鸟至日，经举行“郊禊”之礼以后，就是天之所命^⑤。这不但把经文原来分开的“玄鸟”和“降”联系起来，使之文从字顺，而且启发了我们对这句诗的语法结构的理解。这句诗是倒装句。原句应当是“玄鸟降而生商，天命也”。诗人为了和下文“古帝命武汤”，“商之先后，受命不殆”相呼应，说明殷受天命，实自契起，突出“天命”二字，故倒置于前，这正和《商颂·那》为了强烈赞美商汤，把本为“汤孙于赫”之句倒装为“于赫汤孙”（毛传译为：“盛矣，汤为人子孙也”）突出“于赫”一样。这句诗，如果没有毛传的演绎申述，确实很难了解诗意真谛之所在。

上举意译诸例，译文和原文的语气都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有时毛传也采取了与原文语气不同的译法。如：《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传：“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经文为顺述语气，而传文为了强调太阳能晒干露水，以更显经义，则用了转折句式来申述。又如：《小雅·正月》：“其车既载，乃弃尔辅”。毛传：“大车重载，又弃其辅”。经文为转折语气，传文为了说明车已重载，正需车辅，反而弃辅的口吻和车已重载，又抛弃车辅的进层口吻可互相发明，因而用了进层句式，以彰经义。（待续）

注：

④⑦《大雅·瞻卬》：“何神不富”。毛传：“富，福也”。《易·谦卦·彖辞》：“鬼神害盈而福谦”。“而福”，《释文》：“京本作而富”。

④⑧《经典释文》：“已，毛音以”。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于此诗“式夷式已”句下引段玉裁云：“传云‘用平则已无以小人之言至于危殆也’作一句读，未必毛音以也”。按段说是也。

④⑨孔疏：“礼从主人而起，故主人请而宾许诺也”。疏又云：“《乡射》云：‘司射请于宾，则射法立司射以请之，非主人自请。此云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者，以诗之所陈，略举大纲，非如记注礼仪，曲言节数’”。

⑤⑩《礼记·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

邢台市举行郭守敬纪念馆落成典礼 与郭守敬诞生755周年学术讨论会

我国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对天文、历算、仪象和水利均有卓越的贡献。他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组织决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1977年国际组织又把新发现的2012号小行星命名为“郭守敬星”。郭守敬生于河北邢台。邢台人民为缅怀先贤，激励来兹，于郭守敬青年时期修建治过的达活泉畔，自1983年兴工修建郭守敬纪念馆并铸造铜像，1986年十月杪，纪念馆第一期工程完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华主持剪彩仪式。仪式结束后，举行郭守敬诞生755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到研究郭守敬专家学者的论文13篇，分别对郭守敬在天文、历算、仪象与水利以及郭守敬的师友进行较详尽的阐述与分析，有助于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主持，论文分别由作者介绍内容摘要。黄华与邢台市市长曹书元亦在会上讲了话。《文献》副主编李希泌即席赋诗一首，表示祝贺，诗句为：

“郭公大名登星球，学贯天人孰与俦。筑馆铸像励来者，精神文明争上游”。又闻郭守敬纪念馆出版《郭守敬研究》刊物，已发行两期云。

• 文津 •